

湖南易俗河米市考*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1. 前言

易俗河米市為清代末年至民國初年湖南全省最重要的米穀集散地，其米穀輸出量為全省之首位，到了二、三十年代才衰落。易俗河米市位於湖南湘潭舊縣城所在的湘江上游約8公里湘江與涓水交界的掛嘴洲，由於涓水又稱為「易俗河」，故稱為「易俗河米市」。筆者曾到過易俗河米市四次，第一次是在2002年8月，第二次是在同年的11月，兩次皆是獨自前往，第三次是在2004年5月，由當地縣政府的幾位人員及一位當地米商後人陪同。這三次考察皆十分粗疏，或者，根本談不上考察。第四次考察是在2010年6月，這次考察的詳情，陳瑤在其〈城市、市鎮、鄉村——湘潭考察記〉¹一文中已有詳細而精彩的說明，不再覆述。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談談筆者前三次「考察」所得的一些資料和記錄，並且根據這些資料比對文獻，試圖解答易俗河米市是在何時興起。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探討近代湖南米穀貿易的歷史，以及國家干預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本文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分是詳細介紹筆者當日「考察」的見聞，第二部份則比對文獻來探討易俗河米市的興起時間，以及湖南最大的米穀集散地為何是在易俗河，而不在其下游不遠的湘潭縣城等問題。

2. 「發現」易俗河米市

筆者第一次到易俗河米市是在2002年8月。筆者先在湘江南岸湘潭縣政府新辦公樓所在的公車站下車，再轉乘當地的三輪摩托車。由於普通話不靈光，又沒有地圖，自己又不知道確切位置，這位三輪摩托車車伕邊走邊問路，才到達「目的地」。日後根據地圖追查，車伕大約是從前進北

路轉往湘江沿岸的沿江路向西走，大約在縣造紙廠附近放下筆者（地點1），車資共12元。事後才知道，從易俗河米市回到公車站的車資一般是三元。也許要多謝這位車夫，正因如此，筆者當日從上午10時許至下午3時許，走遍易俗河米市所在的整片地區（參閱圖一）。由於這次考察是最「深入」的，下文將以這次考察為核心而輔之以其餘兩次考察的見聞。

下車後，筆者一直沿著湘江岸邊濶約2至3公尺的泥路往西走，這條道路高於河面約3至5公尺，可以行車，從東向西展延。在路的北岸，即靠近湘江的路旁，沿路都沒有任何建築物，只泊有一、兩艘鐵殼運沙船，而路的南邊則有疏疏落落的建築物，大部份是磚建築物，從外表看來並不是民國或民國以前的建築物。走到盡頭是湘潭縣造船廠（地點2）。這裏是易俗河米市所在的掛嘴洲的西部盡頭，然後沿路折返（地點3），抄小路往南探索，首先找到蕭家湖和靈官廟（地點4）。

根據第二次考察之時訪問的何老先生（不刊出其名字）解釋，蕭家湖面積約有萬畝，當地的農田皆在此湖取水灌溉（見附錄一）。據筆者所見，此湖的水源主要是雨水（圖二）。靈官廟位於蕭家湖與湘潭縣造船廠之間的田地的中間，其四周皆為農田。靈官廟為一所小廟，單進水泥和磚構建築物，濶約2至3公尺，長約4至5公尺。建於一平台上，面向涓水，其門額有「靈官廟」三字（圖三）。祭壇中央是兩俱面具，兩旁才是神像（圖四）。右面的牆壁有兩塊石碑，是民國十七年的倡修碑，明顯早已受到人為的破壞，其表面被砸破，呈現很多裂紋，並被塗上黑色的墨水或油污（圖五）。第一塊石碑刻有「民國十七年冬月立」，另一塊面積較小的則沒有刻上年份

(見附錄二及附錄三)。兩塊石塊的捐款者有部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比較這兩塊石碑的名字與民國初年刊刻的《支那省別全誌》，發覺「黃大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²此外，第一塊石碑中「蕭合興」也與《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猪行的名字相同。³至於同碑中「吉太祥」則與《支那省別全誌》所載的湘潭其中一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⁴

這些資料顯示該廟建於1928年，而有些捐款的商號或人物在該地活動了十多二十年。不單只是米穀貿易的商人或商號，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該廟的建造工作。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該廟所在的地基是由蕭四邑公所捐獻的，雖然筆者並沒有蕭四邑公的生平資料，但是該廟旁邊為蕭家湖，證明蕭家在當地擁有大量的田產。

之後在湘江沿岸的泥路往返數次，最後通過一條石板砌成的南北向的小徑(地點5)找到了涓水沿岸的易俗河老街。這條小徑濶約1.5公尺至2公尺，南北貫通湘江沿岸的道路和涓水沿岸的道路，接近湘江沿岸道路的一段為泥路，其餘的路段皆鋪上濶約1公尺石板的道路。根據第三次考察時陪同的縣政府人員所言，從涓水旁邊的過山碼頭起卸的米穀，就是經由這小徑運往筆者所走過的泥路旁邊再載運上船。

這小徑與易俗河老街交界之處為一所就筆者在當地所見、頗具規模的建築物(地點6)。第二次考察時，筆者曾跑進屋內訪問了居住在內的何先生(不刊出其名字)，他指此建築物名為「蕭家祠堂」(圖六)，約於一百年前由蕭家四兄弟所合建的。最初是用作為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何先生在2001年以數萬元買下此建築物，曾修建了部份，但有部份已經倒塌了(參閱附錄四)。

蕭家祠堂前臨涓水，高於水面約4至6公尺，往下走為過山碼頭。蕭家祠堂地基圍牆面向通往碼頭石階處(即向東)有一塊石碑，高約1.5公尺，寬約0.5公尺。而地基圍牆面向過山碼頭處(即向南)有兩塊石碑，兩塊石碑皆高約1公尺，寬約0.8公尺(圖七及圖八)。從三塊石碑的碑腳

殘跡來推斷，原本應是插在泥土上，後來才被放在上址。水退時，可以看到過山碼頭是一個約為2公尺見方的石構平台(圖九)。

蕭家祠堂把易俗河老街分成兩段。易俗河老街高於河面4至6公尺，沿涓水東西走向。在第一次考察時，一位老村民向我表示這地就是易俗河老街，而路中一塊石板也被刻上「易俗河老街」五字。易俗河老街是一條濶約1.5至2公尺的直道，鋪有長寬約1公尺的石板。這些石板表面皆十分光滑，石板的中部皆呈現輕微的下陷，顯示曾長時期使用。沿著此街距涓水較遠的一側，整齊排列了一列房屋。這些房屋大部份是兩層高的，以木材作為主要的架構，當中興建牆壁，下層牆壁以磚建造，上層牆壁則以竹片塗以泥土來建造。至於街道臨近涓水的那一側，間中有一、兩所建築物。現時這些建築物，大部份已作為民居，其原來的用途已無法考證。筆者相信這些建築物應為民初時期的建築。

由蕭家祠堂往東走的一段易俗河老街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稱的下街。該書指此段街道主要是以貿易糧食為主，也是當時人口最多的地方。此段易俗河老街的東部與另一條南北走向街道連接，這街道南北貫通了易俗河老街和湘江沿岸的道路，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記載的市街(地點7)。這街道濶約1.5至2公尺，除了接近湘江沿岸道路一段是泥路外，其餘的部份皆鋪上與易俗河老街相同的石板，兩旁排列了與上街那些兩層高的房子相類似的建築物(圖十)。

在這街道與易俗河老街交界處往前走約5至6公尺的河邊，為另一所碼頭，碼頭的石牆上有一塊長約1.5公尺，高約0.8公尺的石碑，其上刻有「正泰碼頭」四字。據第三次考察和書籍記載，此碼頭是由郭家所擁有，郭家是民國初年在易俗河米市實力最雄厚的商人。

再往東走，沿路房屋的結構和建造材料皆與易俗河老街的其他房屋十分相類似。其中一所兩層高建築物的上層外牆上，仍保留了「酒醬園」三字，說明這建築物曾是一所商品店。到了路的盡頭，有一規模宏大的兩層高建築物，看似是倉庫，現在已改作為民居(地點8及圖十一)。根據

第三次考察和書籍的記載，此為民國初年當地最大的米穀倉庫。其不遠處有一所磚構建築物，其牆腳的石塊刻有「王德泰」三字，說明最早的屋主應為王德泰。

再往外走，是一條沿著涓水的大堤，堤上的泥路為易俗河米市與外地連接的主要通道。據第三次考察所知，此大堤是在60年代才修建的。此大堤的地勢是高於掛嘴洲的地勢的。其後筆者前往易俗河米市皆取道此泥路。

在第一次考察當中，忽下大雨。避雨期間，在市街北段接近石板路末段，在街旁的一所建築物門前的空地上發現三塊石碑，被當作石塊鋪在路面。其中一塊刻有「郭楓□」三字，另一塊則刻有「誤買盜木，罰碑示儆，癸酉憑圍立」。第三塊刻有「公議禁止欄□，搭台演唱影□」（圖十二、十三及十四）。清末及民國年間的癸酉年是1873年和1933年，但筆者認為「演唱影□」應是指近代的影畫戲或戲劇，所以筆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年份是1933年。

繞過蕭家祠堂的圍牆前的小路，走上易俗河老街的西段，不遠處是一座紅色的建築物，其規模稍大於靈官廟，其門額是「南嶽聖帝神壇」（地點9及圖十五）。祭壇上有兩塊關於捐助修建該廟木牌，有部份的捐助者是記載捐工多少個，推論是以工作代捐款。及至第三次考察時，該建築物已改名為「南嶽神壇」，但內部的陳設並沒有多大改變。在第四次考察，我們訪問了該廟的廟祝，有關的紀錄請參閱陳瑤的考察報告。

再往西走是一所三層高的混凝土建築物，正門面向涓水，這是一所觀音寺，門額上刻有「慈航閣寺」四字（地點10，圖十六）。寺內的人對於筆者的到訪十分緊張，不願多談。根據橫樑上的文字，該寺建於1852年，重建於1999年（圖十七）。根據此寺的重修碑記（見附錄五）及靈官廟內所受到的破壞，可以想像易俗河米市在60年代的境況。

筆者再往西走，沿路的景觀大致與易俗河老街的其他景觀相同，這裏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指的上街，再沒有甚麼發現，折返原路，經大堤上的泥路離開。

3. 易俗河米市的興起

到過易俗河米市的皆會慨嘆，一個曾經每年輸出米穀數百萬石的米市為何會如此衰落，也會不期而問當日興盛之時會是何等模樣。從上述四次的「考察」所見，易俗河米市的重心在於涓水沿岸的易俗河老街一帶是無容置疑的。考證資料，乾隆《湘潭縣志》有記載云：「易俗河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內，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⁵清楚指出米市是在涓水岸邊。在第四次「考察」當地時，主要想探討的問題，是甚麼因素使到易俗河米市發展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為甚麼涓水的米穀不直接運往下游不遠處的湘潭縣城？再者，當易俗河米市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卻為何位於涓水的旁邊而不是在位於湘江之濱？如果基於地理、水文和交通工具等因素使到涓水的米穀不能直接運往湘潭縣城，那麼此地理應存在甚久，但我們卻為甚麼並沒有找到半點清中葉以前的歷史遺跡。現時找到的最早的歷史資料是慈航閣寺建於1852年，即咸豐二年。光緒《湘潭縣志》曾言：「易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⁶但是，並沒有說明此地在五代之後的發展。很難想像此地的地理環境自五代至今皆「一成不變」。而且，如果當地早在咸豐之前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米穀集散地，為甚麼並沒有遺留半點歷史痕跡？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易俗河米市在乾隆年間已經存在。乾隆《湘潭縣志》記載云：「易俗河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內，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⁷這段資料說明了兩項事情，第一是易俗河米市在涓河口內，證明易俗河米市自乾隆至民國初年皆沒有重大的轉移，第二是衡山後的米穀皆匯聚於此。筆者現今已經無法考證「衡山後」所指的確切地區。但從其戶數已可以看到在乾隆年間易俗河米市的規模並不大。同書也記載：「三門市在縣南一百八十里，人烟四百餘戶，沿江各市貿易惟此最盛。」⁸三門位於易俗河市湘江上游約100華里，所謂「沿江各市貿易惟此最盛」，可以理解其貿易額在易俗河米市之上。同書也記載：

湖南米穀自衡州而下，多聚賣於湘潭，大約視湖北江南之時價為低昂，倏增倏減，初無定局，其擔夫負販謂之路擔，則市人之取給為多。⁹

另一段記載云：

城總市鋪相連幾二十里，其最稠者則在十總以上，十九總以下，凡糧食、綢緞、布匹、棉花、魚鹽、藥材、紙張、京廣貨物、竹木牌筏皆集於此，為湖南一大馬頭。¹⁰

根據上述各項資料，可以推論雖然易俗河米市已經存在，但是其規模不大，其商業地位在三門市和湘潭縣城之下，而米穀貿易仍集中在湘潭縣城。

易俗河米市之所以位於涓水河口可以匯聚涓水流域的米穀。涓水發源於湖南省雙峰縣昌山，流經衡山縣新橋、白果，湘潭縣花石、射埠、吟江、古塘橋和雙板橋等地。這些涓水流域的米穀皆以易俗河市為集散地。曾超曾言：

易俗河屬湘潭縣重鎮，地處湘水之曲，有涓、漣水在近匯合，不僅舟楫方便，而且地居南北交通要道，陸運暢通，鄰近碧泉和十萬壠一帶所產谷米更具特色，色香、味香、油潤，人稱十萬壠的大米為油米，故此米市便在易俗河鎮興起，並成為湖南的谷米巨市。¹¹

十萬壠位於湘潭縣城以西，為當地最著名的稻米產區。¹²雖然乾隆《湘潭縣志》有「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記載，但是筆者懷疑這只是指涓水所流經的衡山地區的米穀。即使退一步來說，衡山地區的米穀有經湘江運往易俗河米市，但根據各項記載，其數量不會高於運往湘潭縣城的數量。

到了道光至同治年間，易俗河米市的規模逐漸發展起來。光緒《湘潭縣志》記載：「雙板橋

路，田鋪店至易俗市凡十餘里，楊雲亭、方作舟、楊翼垣等倡修。」¹³筆者無法在光緒《湘潭縣志》找到楊雲亭、方作舟和楊翼垣等人物的生平，無法考證他們是那一時代的人物。光緒《湘潭縣志》另一段則記載：「易俗市後沿河一帶道光年眾修，咸豐年重修。」¹⁴而另一段記載也言：「易俗街口黃泥塘，計四百五十丈，同治年王洽庵、劉紫臣等糾修。」¹⁵根據這些資料，在道光至同治年間（1821-1874）易俗河米市受到注意，人們開始修築連接當地的道路，換言之，人們覺得有須要開僻連接此地的道路，方便往來。據此，筆者推斷易俗河米市的規模有所發展。

究竟易俗河米市何時取代了湘潭縣城的米市地位？近人有持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從湘潭米市轉移過來的意見。《湘潭經濟史略》認為早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湘潭縣城小東門外沙灣一帶已成為湖南米穀的集散地。到了康乾盛世，由於穀米業的用地需要，沙灣米市逐漸向易俗河米市轉移。到了19世紀中葉，易俗河米市正式取代了沙灣。¹⁶此著作最大的問題是並沒有列舉資料的來源，讀者無從考究其可信性，而且，當中關於沙灣米市的位置，與別的著作有很大的出入。¹⁷近人曾超曾也認為湖南米市是在19世紀中葉轉移到易俗河鎮，他在其著作中言：「湘潭谷米市場形成於清初，以後便由城區逐步轉移到易俗河。」¹⁸近人曾紹參的一篇著作更進一步言：「十九世紀中葉，湘潭的穀米市場，便轉移到了易俗河。」¹⁹根據各種資料，筆者推論曾超曾其實就是曾紹參，²⁰所以這篇著作可以視為同一資料。遺憾的是這兩篇著作皆沒有提出任何的實質證據，其可信性存在商榷的地方。總之，從當地人的追憶，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中葉左右取代了湘潭縣城米市的地位。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可以肯定易俗河米市在光緒初年已成為了湘潭縣內規模最大的米市。光緒《湘潭縣志》言：

易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
湖南穀豆咸萃於此，乃至下游舟載逆軌
而來臻。富人建倉，輒儲萬石，寄屯之

息，歲至萬金，縣境最大市也。²¹

光緒《湘潭縣志》刊刻於光緒十四年，所以，可以推斷易俗河米市是在同治至光緒初年迅速發展起來並超越了湘潭縣城的米市地位。

筆者認為是釐金制度使到易俗河發展成為湖南的最大米市。咸豐五年（1855），爲了募得對抗太平軍的軍費，湖南官府推行釐金制度。簡單來說，釐金是向貨物徵收過境的稅項。根據羅玉東的研究，湖南省釐金除了門市釐有一部份由商號承總彙繳外，一概由官方設局卡徵收。局卡徵收稅項，多在貨物起落之處，如土產之貨在起運之局納釐者，再經他處，亦不重抽，直至出口之釐卡，才繳納出口稅。²²而《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云：「（湘潭局）坐落縣城外四里許，咸豐初年設立，專收起坡落地厘金及出山茶厘。」²³湘潭縣城爲湖南全省最大的商業中心，在此設釐金局征收落地及起坡釐金是十分合理的。所謂落地釐金是指貨物運進湘潭縣城的稅項，而起坡釐金則是指貨物起運的稅項。換言之，如果米穀要運往湘潭縣城後再轉運往別的地方貿易則須繳納兩次釐金稅項。光緒《湘潭縣志》記載：「易俗河、三門、櫛洲、朱亭皆設卡局。」²⁴櫛洲即現今的株洲。株洲、三門和朱亭分別依次位於易俗河米市上游的湘江沿岸，水路距離易俗河米市分別爲50、110和185華里。²⁵分卡的功能是在貨物所經的地點設立檢查關卡，查驗貨物是否已經繳納所規定的釐金稅項，防止商人繞道逃避繳稅。在易俗河、三門、櫛洲、朱亭皆設卡局顯示當時設置釐金關卡之時，人們覺得這些地方的商業地位和功能大致相同。

在設立釐金制度後，人們馬上明白如果把米穀先運往易俗河米市暫時儲藏，待交易完成後，商人再到易俗河提取米穀下運，只須繳付過境釐金，而不須要繳付落地及起坡釐金，可以省卻一次的釐金費用，也可以省卻一次受到釐卡人員查驗滋擾的機會。於是，易俗河米市的規模迅速發展。

筆者有不少的旁證來支持這種推論。光緒二十八年（1902），湘潭船行公所與來自益陽和漢口的米船發生抽收佣金的糾紛。湘潭船行公所

表示，根據過往慣例，各大小船隻在湘潭領裝貨物，須先在湘潭船行公所掛號，估貨議價和書契納佣。但益陽和漢口等船隻經過當地前往易俗河市購買米穀時，往往不肯投行納佣，損害了湘潭船行公所利益。而益陽和漢口的米船則申辯是自行向易俗河市買賣米穀，無須湘潭船行公所作中介，故不肯納佣金。及後兩方把此事交由湘潭各主要商幫共同調解，及後更多次向湘潭縣府提出訴訟。²⁶此次糾紛無論誰勝誰負對於本文的論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證明湘潭縣城的商人視易俗河市的米穀交易爲湘潭商業的一部份，他們視易俗河市只是儲藏米穀及讓米船取貨的地方。益陽和漢口的米船當然辯稱他們是直接與易俗河米市貿易，無論他們的說法是否真確，這次訴訟說明易俗河市其實只是寄存米穀的地方，商人購米後便直接下運往漢口等地，這可以減輕部份釐金的負擔。

其次，根據《支那省別全誌》的記載，在易俗河米市的釐金關卡位於米市的下游（圖十八）。當地人有一個諺語，就是「易俗河米穀，到岸就起」。當地人皆指出，從涓水運到易俗河米市的米穀，皆從過山碼頭起卸，然後挑運往湘江江邊，再下船外運。過山碼頭位於關卡之上游，所以，這種搬運的方法可以不用經過關卡。甚至可以把涓水運來的米穀夾雜在從湘江上游下運的米穀之中，逃避釐金稅項。

靈官廟的捐款碑證明當地到了1928年經濟仍然良好，仍然有餘力修建廟宇。根據訪問所得，易俗河米市是在1930年代才衰落的。而湖南到了1931年才取消釐金制度。兩者在時間上的吻合，增強了筆者的信心。

註釋：

- * 本文之撰寫，得到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之贊助，特此鳴謝。
- ¹ 陳瑤，〈城市、市鎮、鄉村——湘潭考察記〉，《田野與文獻》，第60期（2010），頁21-28。
- ² 見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第十卷，〈湖南省〉，頁851。
- ³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6。
- ⁴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0。
- ⁵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三。
- ⁶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四，〈山水〉，頁四十三至四十四。
- ⁷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三。
- ⁸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一。
- ⁹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十三，〈風俗〉，頁五。
- ¹⁰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十三，〈風俗〉，頁五。
- ¹¹ 曾超曾，〈湘潭易河米市的盛衰〉，
- ¹² 《湘潭縣志》，卷四，山水十一：「唐興寺南小水入湘，謂之陶公港，出太平山南流，左得西風嶺水，右得朱坵水。屈曲東流，合上西塘水，水出懷義亭……西風、懷義二水之間，平田萬頃，膏腴饒沃，謂之十萬壠。微患夏漲傷苗耳。西北鄉農車輦相屬，肩摩轂擊。」
- ¹³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一〉。
- ¹⁴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五〉。
- ¹⁵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七〉。
- ¹⁶ 見尹鐵凡著，《湘潭經濟史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45-248。
- ¹⁷ 此書是廖才定主編的「湘潭歷史文化叢書」之一。此套叢書的最大缺點是書中很少標明資料的出處，讀者很難判斷這些資料的可靠性。近人毛信華談及沙灣米市早在明朝以前已經存在，到了清朝其規模更大，但是，毛信華並沒有談及沙灣米市是在甚麼時候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兩篇著作對於沙灣的位置有不同的說法，《湘潭經濟史略》言沙灣在小東門外；毛信華則言沙灣在現在的大碼頭側，即在十八總附近。一東一西，令人存疑。參見毛信華，〈湘潭糧食行史話〉，載《湘潭文史》，第十二輯（1995年），頁177-182。
- ¹⁸ 曾超曾，〈湘潭易俗河米市的盛衰〉，載《湘潭文史資料》，第八輯（1990年10月），頁16-17。
- ¹⁹ 曾紹參，〈湘潭易俗河谷米市場的變遷〉，載中國民主建國會湘潭市委員會、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史稿》（內部發行，1987），頁196-197。
- ²⁰ 在〈湘潭易俗河米市的盛衰〉一文的介紹中，曾超曾是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的顧問。而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前主席楊則敬在《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史稿》一書的題詞中言曾紹參號稱「湘潭通」，與他為多年同事，由此，筆者推斷曾超曾就是曾紹參。
- ²¹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四，〈山水〉，頁43至44。
- ²² 羅玉東，《中國釐金史》，上冊，頁313。
- ²³ 《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歲入部，釐金類，頁2。
- ²⁴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之二，〈事紀十三〉。
- ²⁵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卷，〈湖南省〉，頁248-249。
- ²⁶ 漢益商號船幫編，《湘潭船行成案稿》（出版地不詳：漢益商號船幫，1904年刻本），〈梁仁興具稟湘潭縣為縷敘親供事稿〉，頁二十一至頁二十六。
- ²⁷ 原碑碑文是直排的，為了遷就印刷，故改為橫排。文中「劉」、「蕭」、「譚」、「羅」和「興」等字原為簡寫字體，現為遷就印刷，皆改為繁體字體。文句盡量依照原文排列。
- ²⁸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1。
- ²⁹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6。
- ³⁰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0。

附錄一

何老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3: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掛咀洲何老先生家

何老先生現年78歲。70年前由河對岸遷到此處。蕭氏宗祠是由蕭家四兄弟合建的。蕭氏宗祠是用作糧倉。蕭家在易俗河老街並沒有店舖。蕭家在易俗河也並沒有田產，何伯的屋後有一所面積約有萬畝的大湖，名為「蕭家湖」，當地的田皆向蕭家湖取水灌溉。易俗河老街是米穀市場，很興盛，有很多人。約在1930年代衰敗的。何老先生的孫子言，蕭氏宗祠前的碼頭的小路，曾建有欄杆，近年才倒塌的。

附錄二

靈官廟捐碑²⁷

周楊氏洋 拾元 楚定連拾元 郭喬生洋伍元正

無名氏洋四元 周心達洋四元 楊壬秋洋三元正

蕭四邑公三元基地一所 上志堂捐光洋三元正

劉宇恂 廖先務 唐東亮 同昇莊

廖炳元 唐漢章 楊□山 文福德

周葵生 劉怡昌 □生利 萬藻山

劉云發 陶振亞 楊□莊 楊裕湘

尹克明 曹復盛 何衡如 周振華

陳相文 文東山 胡炳章 椿柏公

馬俊臣 馬清和 蔣柏華 宋漢章

各捐光洋貳元整

□吉祥 劉有光 劉三盛 曾裕和 源順□

曾萬和 楊振興 楊萬興 劉東海 劉玉□

□少卿 鄧積慶 劉□秋 周祥生 何憶順

□有餘 陳乾泰 劉□益 楊敦厚 劉義發

□生利 李漢生 □□□ 朱□□ □□□

黃大裕 夏雲□ □□□ □□□ □□□

□有貴 裕順行 □□□ 劉遠□ 劉□□

□立生 彭天祿 □□□ 藍炳祿 程錦□

□泰福 曾廣禎 彭炳□ 楚富文 陳金□

□□太 譚合春 胡德盛 楚恂美 曾正發

□三太 李長生 劉德華 譚萬利 陳新□

□春□ □騰芳 □□生 鄧光前 張萬□

□立祥 何□□ □□盛 李正興 張洪發

□祥益 李霞□ 彭□盛 譚澤林 楊劉氏

□輔庭 曾天□ 顏全美 □□□ 湯立□

□□觀 郭敬□ 郭福壽 廖名才 □□□

□□止 無名氏 豐太恒 劉尙吉 □□□
 □□生 廖珍吾 郭劉氏 蔣加才 劉三□
 □丁科 唐成基 陳全盛 祥合記 楊柳□
 □宋珊 張禹丞 劉鑛湘 馬吉慎 唐□□
 □順桃 祥豐坊 唐雲路 蕭合興 張□□
 □太□ □□□ 姜福興 劉碧潭 榮金□
 □□□ □□□ 洪元棧 李洪興 郭□□
 □□元 □□□ □林氏 羅集祐 郭□□
 □□元 □□裕 □□興 蕭大興 劉□□
 □□氏 周□興 □□□ 顏瑞庭 天順□
 □□□ 何立達 □□□ □□□ 蔡傳□
 陳蓮生 唐上元 汪□林 李□□ □□□
 □□福 歐陽□ 王文彬 李瑞□ □□□
 □□秀 羅春□ □柏雲 添興合 □□□
 □□棠 吉太祥 何家俊 何萬發 李□□

□□所各善主□捐光洋壹元整

黃和盛 萬裕□□洋式伯陸□伍元整

朱修太 丁友□□洋式伯陸□伍□肆角整

昌修 周葵生 馬鏡清 廖紫彬 劉三盛

勸修員 劉宇恂 郭有餘 黃榮珊 廖子□

民國十七年冬月立

附錄三

重修靈官廟各香主捐資起造各□□□

存款數目均刊於後永垂久遠

劉萬式捐錢壹拾串文正

馬吉慎 周鴻盛 周福太 萬和成 周椿柏公 □公一祠

各捐銀 元

□□盛 □□德堂 □□□ 曾裕和 □□□ □□□

周永□ □□□

各捐錢 □

□□□ 何□順 楚同盛 黃大裕 楊湘□ 楊萬興 楊協太

楊崇花 □祥盛 □長生 □洪盛 □敦德堂

□上各捐□銀壹元正

張正和 劉新和 周漢初 陳蓮生 周方行 齊□□ 李□□

唐有才 劉三太 □德盛 譚立生 林西河堂 周□□堂

周洪發 文□裕 易云□ 董竹□ 董□□ 周□廷 譚天元□

譚天元利 劉玉廷 楚合盛 劉鑿廷 祥茂隆 洪興福

各捐錢壹串正

周慶祥 唐廣發 周心遂 譚子云 □□□ 周長松 方裕和

楊裕卿 胡玉貞 □□□ □□□ 郭成漢 □□□

□□□□

文東山 劉三太

周漢初 周漢山

周明正 馬□□

□捐資花邊共錢壹□□

另 □□

□石工砌工石灰零用□□□

□□□□□□

按：第一塊石碑可以肯定是刻於1928年，第二塊石碑則不能找出其刻字年份。兩塊石碑的捐款者中有小部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現今資料顯示，「黃大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²⁸此外，第一塊石碑中「蕭合興」也與《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豬行的名字相同。²⁹至於同碑中「吉太祥」則與同書所載的湘潭其中一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³⁰在此，本文作一個大膽的假設，上述靈官廟應與易俗河的商人有密切的關係，固然這有待日後進一步調查來驗證。

附錄四

何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老街蕭氏宗祠

何先生年約四十多歲，自言是在去年以數萬元買下了易俗河鎮老街的大宅。曾修建了部份。有部份已經倒塌了，例如正廳曾有一八仙藻井。但從今天所見，大宅仍然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巨宅。面積約有3、4千呎，高約30呎。正廳分為三間。據何先生言，此宅是由蕭家四兄弟所合建的，約建於一百年前。最初是為作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現今宅內仍可看見很多歌頌毛澤東的口號。

蕭氏宗祠前的小街名「石街」，即「易俗河老街」，此地由於是涓水和湘水的交界，在解放前是糧食貿易的大市場，蕭氏宗祠前的碼頭名為「過山碼頭」，涓水運來的米穀皆在這碼頭起運往湘江。老街的中部稱為「鎮泰坪」。蕭家的後人曾於兩年前回來看看大宅，現時他們主要居住在長沙、湘潭和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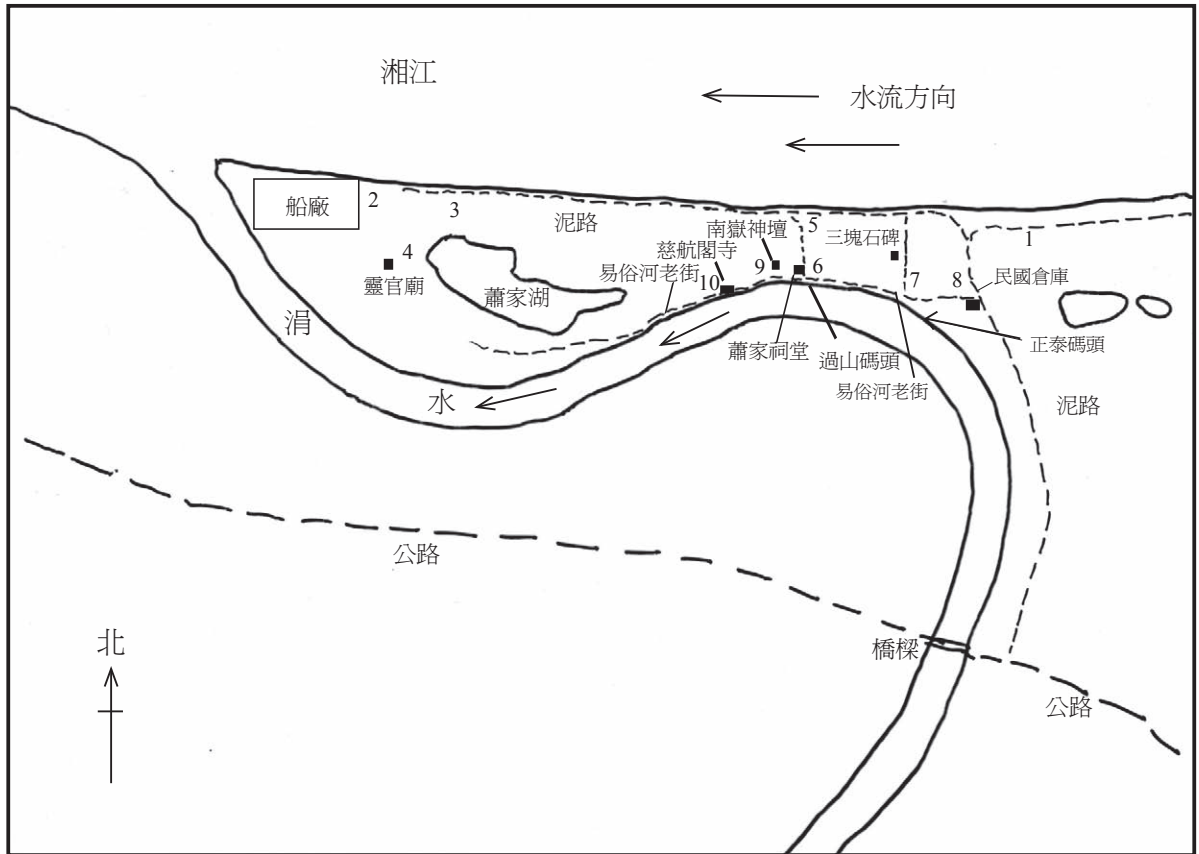
附錄五

重修慈航閣碑序

古閣慈航者，本系【係】空門淨地，曆【歷】史悠久，境雅環幽，前臨涓水，波浪滔滔，後伴湘江，恰似玉帶，查尋資料，始建清朝，晨鍾暮鼓，响徹雲霄，青磬紅魚，韻雅悠長，禪門大德，法幢高揚，苦奈因緣，興敗無常，十年文革，慘絕遭殺，堂堂梵刹，無處查訪，幸喜今朝，春風始復，黨政英明，蓮城善士，李氏淑輝，真乃賢良，不辭勞苦，廣積錢糧，曆時三載，方得輝煌，擇於吉日，托與來無，領眾脩熏，為銘功德，謹立碑坊，奈因禿筆，難述詞章，祈望識者，切勿筆揚。

阿彌陀佛

佛曆二五四五年歲次辛巳未月吉日霞山釋子謹序



圖一、易俗河米市考察地圖（筆者手繪）



圖二、蕭家湖



圖三、靈官廟



圖四、靈官廟神壇（注意中央的兩具面具）



圖五、靈官廟捐碑



圖六、蕭家祠堂



圖七、過山碼頭前石碑



圖八、過山碼頭前石碑



圖九、過山碼頭



圖十、市街



圖十一、民國倉庫



圖十二、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三、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四、放在地上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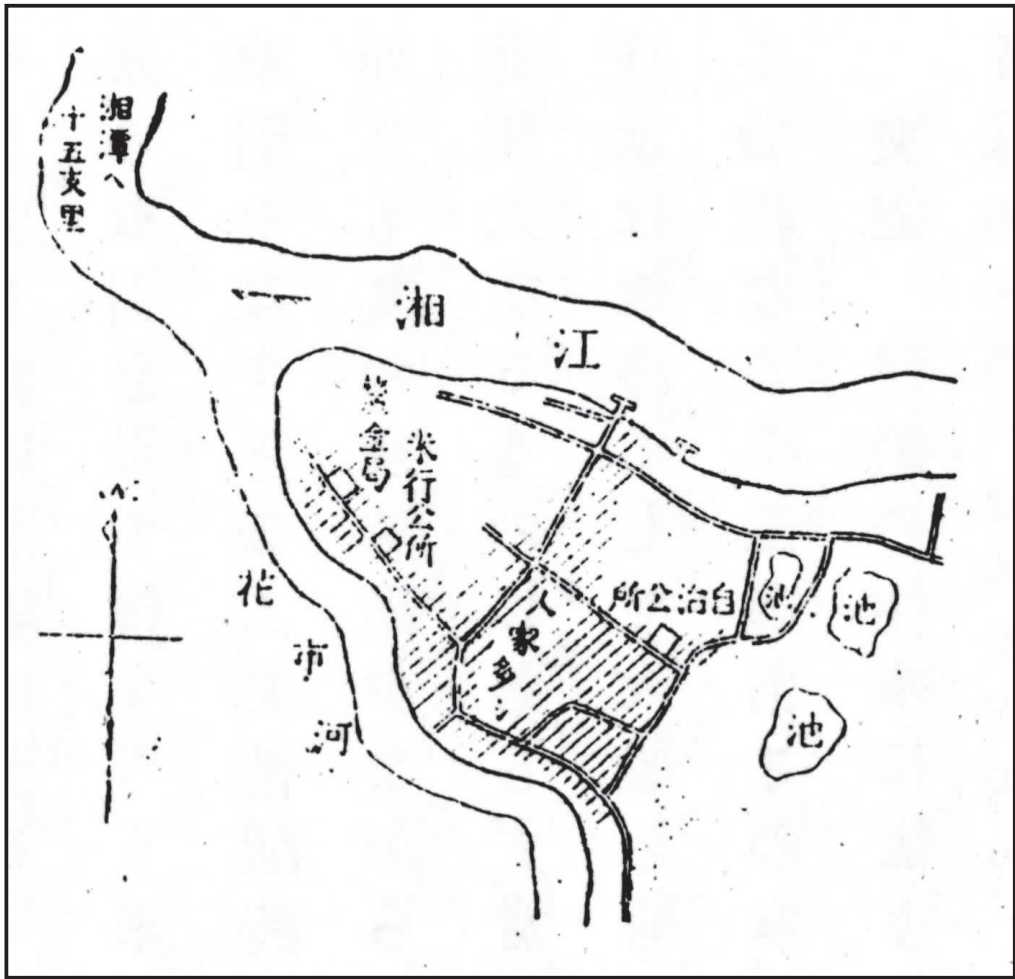
圖十五、南嶽聖帝神壇



圖十六、慈航閣寺



圖十七、慈航閣寺橫樑



圖十八、《支那省別全誌》所載易俗河米市圖